

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

[波]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 著

乌兰 译



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

[波]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 著

乌兰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俄罗斯五十年 / (波)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著；乌兰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ISBN 978-7-108-06244-4

I. ①帝… II. ①雷… ②乌…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 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139 号

特邀编辑 鲍 准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5-706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256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特别是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更亲临火线，发回大量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他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作为作家，他创作了二十余部文学作品，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皇帝》（1978）、《伊朗王中王》（1982）、《帝国》（1993）、《太阳的影子》（1998）、《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等。

乌兰，1956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
师从易丽君教授。1995年至今任职于北京外
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教授驻华外交官汉语。
2011年至今在波兰西里西亚大学任客座教
授。译作有卡普钦斯基的《皇帝》《与希罗
多德一起旅行》《帝国》，切斯瓦夫·米沃
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等。2010年获波兰文
化和遗产部部长颁发的对波兰文学贡献奖。

Copyright Imperium by Ryszard Kapuściński

First Published as Imperium by Czytelink, 2003 in Warsaw

© 2015 The Estate of Ryszard Kapuściński

目 录

前言

初遇 (1939—1967)

- 平斯克 1939 5
西伯利亚铁路 1958 22
南方 1967 41

鸟瞰 (1989—1990)

- 第三罗马 89
大教堂与宫殿 101
亲眼所见，泪流满面 115
沥青山上的人 128
逃离自我 139
沃尔库塔，冻僵在火中 150
明日，巴什基尔人的反抗 172
俄罗斯的神秘 181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 www.copyrigh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跳水注	192
浓雾笼罩科雷马	204
克里姆林宫：魔法山	230
困境	244
中亚，海的泯灭	268
波莫纳小城德罗霍贝奇	278
归故里	308

余波荡漾 (1992—1993)

余波荡漾	323
------	-----

前 言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初遇（1939—1967）”，这是我很久以前在帝国居留时的报告。我谈及苏联军队侵占我家乡波兰的波列奇耶（Polesie，今天那里已经属于白俄罗斯）小城。这部分包括大雪覆盖、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的旅行、远征至外高加索、抵达中亚共和国，也就是抵达苏联的边境地区，那里充满了异国风情、冲突和伤感的氛围。

第二部分叫“鸟瞰（1989—1990）”，是我在这个帝国衰败及最后的瓦解时期，在它广袤的大地（至少在1991年还存在的形式范围内）上漫游所经历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一次避开官方机构和线路的单独旅行，此次我走的线路是从苏波边境的布热什切（Brzeszcze）到太平洋的马加丹（Magadan），以及从北极圈附近的沃尔库塔（Vorkuta）经北极圈到苏阿边境的铁尔米兹（Termez），大约6万公里的路程。

第三部分叫“余波荡漾（1992—1993）”，是我在旅途、谈话和阅读空闲间的思考、观察和笔记的结集。

本书以复调的形式写就，也就是说，贯穿在书中的人物、地点和线索可能会在不同的年代和章节中重复多次出现。与复调原则相应的是，没能对整体做出更有高度的和最终的总结，相反有些琐碎和散乱。这是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伟大的苏维埃超级大国在这里一直是衰变的主题和对象。在它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些新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一个庞大的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帝国野心令在那里居住的人民保持振奋并团结一致。

本书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苏联的历史；既不是苏联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产生和衰败的历史，当然也不是帝制知识的简要概括。

这本书是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或者说世界的这一部分——的旅行报告，我试图到达那些时间、体力和机会所能允许我到达的地方。

平斯克^① 1939

我和帝国的初次相遇是在连接小城平斯克和南部地区的一座小桥附近。那时正是 1939 年 9 月底，战火连天，村庄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森林里躲着空袭，寻求一切可能的救助。死马横尸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你们想走过去吗？那你们就把马拖到一边去吧，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流了很多汗，要知道死马是很重的哟。

一群群人在尘埃、泥土和恐慌中逃难。他们为何要带那么多包裹、那么多的箱子呀？带那么多茶壶和锅干什么呀？为什么还没完没了地诅咒？为什么要不停地追问？所有人都在行进着，有的坐车，有的跑着——不知道去向何方。但是我的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妈妈牵着我妹妹和我的手，我们娘儿仨正在往平斯克走，去我们位于韦索瓦（Wesoła）大街的家。我们正在舅舅家度暑假，战争把我们困在了雷约维茨（Rejowiec），现在我们必须

① “二战”前属于波兰，今属白俄罗斯，城市所在的平斯克沼泽是欧洲最大的沼泽。——译者注

回家。人人都得回家去！

行走了数日后，我们快到平斯克的时候，从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城市的房舍、美丽的公园树木和教堂的塔尖，忽然间，海军士兵们出现在桥旁边的路上。这些海军士兵手里都拿着长长的冲锋枪和带着尖尖刺刀的步枪，而在他们圆形的帽子上别着红五角星。他们几天前从黑海刚刚航行到这里，击沉了我们的炮舰，杀死了我们的海军，现在又要阻止我们进城。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许动！”他们一边大声喊，一边举起枪瞄准我们。妈妈和其他妇孺们——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哭着求饶。快向他们求饶吧，被吓坏了的母亲们茫然地恳求我们，而我们这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早已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大声哭喊着。

喊声、哭声、冲锋枪和步枪、海军士兵愤怒丑陋的脸庞、某种怒气、某种面临险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情绪，全部集结在皮纳河桥旁，集结在这个世界里，那时我刚满七岁。

在学校，从第一节课开始我们学习的是俄语字母。我们先从字母“S”开始学起。为什么要从S开始学起？有位坐在后排的同学问道。不是应该从A开始学习吗？

孩子们，老师（波兰人）压低声音说，你们先看一下我们课本的封皮，那上面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是S！

帕特鲁斯是白俄罗斯人，请你完整读一下上面写的这个：斯大林著《研读列宁主义》。这是我们学习俄语的唯一一本书。这是一本用亚麻布包的精装本书，上面还烫着大大的金字。

“离开我们之前，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坐在第一排的听话而又少言寡语的伏瓦焦结巴地念着。最好不要问谁是列宁。所有孩子的母亲早就告诫我们，不要提任何问题。其实这些提醒毫

无必要。我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解释，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总之就是觉出在空气里有某种可怕、紧张和沉重的气氛，即我们以往以最狂野、最欢愉的方式玩耍的城市，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暗藏阴谋和危险的雷区。甚至我们连深呼一口气都害怕，唯恐引爆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将会成为少年先锋队队员！有一天，一辆轿车开到学校院中，从车里走出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有人说，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①的人。

什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大人们说到这个机构名称时都会压低声音小声嘟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制服优雅、崭新，仿佛刚缝制好一样。军队的制服大都破烂不堪，麻布包代替了背包，而且常常是空瘪瘪的，随使用什么破绳子扎着，皮靴好像从来就没有擦拭过似的，而如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什么人走过来的话，那从一公里之内就会闪出蓝色的光^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给我们拿来了白衬衫和红领巾。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师就用惊恐与悲伤的声调对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得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来上学。他们还给我们分发了一盒像章。每个像章上面都是不同人的头像。有的头像上的人留着唇上的胡子，有的没有胡子；有位先生下巴蓄着胡子；两个人是秃头；还有两三个人戴着眼镜。其中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挨排走过我们的书桌，给我们分发了像章。我们的老师对我们说，孩子们，这是你们的领袖。他说话的声音让人感到仿佛是从空木中发出的声音。这些领袖

①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

② 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帽上是蓝色的帽徽。——译者注

共有九位，他们叫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第九位领袖是斯大林。带他头像的像章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位写了一本厚厚的题为《研读列宁主义》一书的人（我们曾用这本书学会了阅读）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大的像章。

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自己的左胸前。可是问题来了，像章没那么多。最理想的办法是，甚至几乎是义务，要佩戴所有的像章，佩戴方式的排序是以个头较大的斯大林的像章为开头。这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要求，他们要求我们佩戴所有的像章。可问题是，有的人有日丹诺夫的像章，没有米高扬的，或者有的人有两枚卡冈诺维奇的，而没有莫洛托夫的。有一天，有人带来四枚赫鲁晓夫的像章，用这四枚像章换了一枚斯大林的像章（别人偷走了他的斯大林像章）。我们当中最牛的是彼得鲁希，他一人竟拥有三枚斯大林的像章，他炫耀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给大家看。

有一回，我的邻座查伊姆把我叫到一边，想用两枚安德烈耶夫的像章换我的一枚米高扬像章，我对他说，安德烈耶夫的像章价值很低（这是真的，没有人能搞清楚安德烈耶夫到底是什么人），为此我没跟他换。隔一天，查伊姆又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伏罗希洛夫的像章，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做梦都想得到伏罗希洛夫的像章。他身穿制服，带着战争的气息，而我经历过战争，为此跟他有某种亲近感。我用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像章跟他换了伏罗希洛夫的像章，还另外饶了他一枚米高扬的像章。总的来说，伏罗希洛夫跟莫洛托夫的像章一样，比较受欢迎，一个莫洛托夫的像章可以换三枚别的像章，大人们都说，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宁的像章也比较值钱，因为令人联想到波列奇耶的老爷爷。他蓄着白胡子，唯独不同的是，他面带微笑。

有时，我们上课会被枪炮声打断，枪炮声从我们附近穿过，声响急速、剧烈，震得窗玻璃发颤，墙壁抖动，老师带着满脸恐惧和绝望看着窗外。如果爆炸声后能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去念那本厚厚的书，如果听到铁板爆裂声、墙壁倒塌声和石头崩落声，整个教室就变得很活跃，就能听到大声呼喊，他们击中了！打中了！下课铃刚响，我们就冲向操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所小小的平房学校正好就位于这个“五月三日广场”^①旁边。就在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一个很大的、真的非常大的教堂，这是城里最大的教堂。你必须把头高高扬起，才能看到哪里是教堂的顶尖、哪里是天空。而正在此时炮弹轰向那里，朝着教堂塔尖轰炸，要炸掉塔尖。

那时，在教室里我们会这样理解，当布尔什维克走向我们时，在他们还没看到波兰时，还没看到我们的城市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平斯克教堂的塔尖。这塔尖如此高，肯定让他们感到气急败坏。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仅从他们气急败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俄罗斯人进到城市，顾不上喘口气，顾不上搞清四周情况和街巷里弄，顾不上饱餐一顿，顾不上吸口廉价烟，就急于在广场上架大炮，用带来的武器装备，向教堂开火。

因为，所有的炮兵都开往前线了，只给他们留下了一门大炮。他们一阵乱轰，如果命中了目标，就会有黑色灰尘飘向教堂塔尖，有时还会冒出火焰。人们躲藏在广场周围幽深的大门内，怀着沉重而又好奇的心情看着他们的轰炸，女人们跪着手里拿着念珠。一个酩酊大醉的炮手在空旷的广场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大声喊叫着：“看

① 用以纪念 1791 年波兰议会通过的著名的《五三宪法》。——译者注